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百六

宋 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

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無不闡者尤能言莊老年三十遂自感而歎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遂遠遊求師至洛陽香山乃從禪師寶靜者出家尋得戒於永穆寺去務義學未幾而經論皆通三十二復歸其本師歸八年一夕有神人現謂

尊者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宜即南之尊者以神遇遂加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不可忍師欲爲灸之俄聞空中有言曰此換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遇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爲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人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久於京洛而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爲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爲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爲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適今覲師已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
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
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即爲其釋褐落髮曰
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之曰
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我今以
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
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鄴將往償之
然汝後自亦有難甚宜避之璨曰此實我師
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
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讖之耳璨曰何讖答曰
其所謂後之一百五十年而興者也偈不云
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

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以數計之當
在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鄴下說法人大
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
處或廊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
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爲尊者曰我自調心何
關汝事初鄴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講涅槃
經於莞城縣之匡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門與
人演說適會正朝衆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
爲之遷辨和憤之尋謂其令翟仲侃曰慧可
狂邪頗誑人衆此宜治之仲侃聽其言乃
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_{百六}_三世壽一百七
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
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賜謚
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爲
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

法斯在非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其爲後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司遭賊斷臂與予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爲唐傳者與琳

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爲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

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即有發悟乃師其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寶遂爲名之當後周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皖公山齡謂山谷者凡三十餘年其迹寢顯學者知求其

道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來禮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即悟乃願以弟子禮事之久之信往求戒於廬陵既還尊者曰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乃還更二載百六四遂復山谷月餘盛會州人與其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墉焚之得舍利立窣堵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

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

故舒人號爲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

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蛇獸爲害及尊者至

皆絕一日有神光遽發其寺甘露滋於山林

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

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頒

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効皆此類也唐

明皇謚曰鑒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

琯爲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

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

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

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

也至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

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

肯以爲意耶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

濟縣信生遂爲斬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壬

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叅見僧璨尊者即問答

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

隋大業間尊者嘗南游至廬陵會賊黨曹武

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

皆念摩訶般若波羅密賊黨俄見城堞之上

有人不翅千數皆長丈許其介胄金色赫赫

曜日賊輩大駭相謂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

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復北趨

乃居蘄之破頭山今所謂雙峯山者也大揚其所得之

法四方學士歸之猶日中趨市正觀中太宗

聞其風嘗三詔尊者皆辟不起又詔太宗謂

使臣曰今復不從吾命即取首來詔至果逆
上意尊者即引頸待刃使者還以此奏之太
宗嘉其堅正慰諭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三
十載矣一日往黃梅縣途中遽見一兒好骨
目可七歲許心竒之因問曰爾何姓對曰姓
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對曰是佛姓曰汝沒
姓耶對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顧從者曰此兒
非凡之器後當大興佛事遂使持見其父母
道兒應對之異欲命之出家父母從之兒偕
僧既還尊者即爲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後乃
命曰昔如來傳正法眼轉至於我我今付汝
并前祖信衣鉢汝皆將之勉其傳授無使斷
絕聽吾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復謂忍曰我昔武德中嘗遊廬鼻鼻其絕頂
見此破頭山其上有紫雲如蓋下發白氣橫
分六道汝以爲何瑞忍曰是必和尚已後橫
出一枝佛法之先兆也尊者曰善哉汝能知
之已而沐浴宴坐而化世壽七十有二是時
實永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葬後三載其
塔戶一日忽然自開而尊者真體儼然若生
大曆中代宗賜謚曰大鑒禪師塔曰慈雲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弘忍尊者蘄陽黃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時

百六

六

數數有祥光異香發其家及生性大聰明有
所聞見無難易者一皆曉之風骨絕異有聖
人之相有賢者嘗見忍於閭巷謂人曰此兒
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七歲遇道
信尊者出家得戒尋受其法繼居於破頭山

而教化益盛是時天下慕其風學者不遠千里趨之咸亨中客有號廬居士者自稱慧能來法會致禮其前尊者問曰汝自何來對曰嶺南來曰欲求何事對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對曰人有南北佛性豈

百六

七

然尊者知其異人佯訶之曰著槽廠去慧能即退求處確所盡力於臼杵間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一日尊者以傳法時至乃謂其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宜各爲一偈以明汝見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時神秀比丘者號有博學衆方尊爲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即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衆因是皆不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諸佛出世唯爲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衆說爲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我

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梨衣寶鉢
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
聞命衣鉢復傳授乎尊者曰昔達磨以來自
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
以衣鉢爲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
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
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
即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
今某當往何所尊者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
慧能稟教即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
法其衆皆疑因共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
矣斯復何言衆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

百六
之衆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
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衆曰吾事已畢
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
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四衆建浮圖於黃
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滔武
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爲新興人也方三
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
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爲
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
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
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
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
者喜之爲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

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爲善友初志略有姑爲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爲業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爲尼釋之尼即推經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自感曰我始爲法尋師何久滯此即去寶林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識非凡者趣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於庾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法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給其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刹幡飛揚俄有二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百六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者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真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真諦雖素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

陽末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當此問今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宣念之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

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
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
庶得對敘然布諸京國使學者脩之猶以一
燈而燃百千燈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終不盡
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
盡亦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
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
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
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
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
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
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
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
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
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

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
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
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
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
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
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
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有
差勑改寶林爲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
之復改爲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百六十一
尊者每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
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
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
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

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
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
昧若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
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

百六

十三

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

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
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
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
要并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
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
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賾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

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
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
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
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
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爲塔之意乃欲報
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
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楫其時大眾皆
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
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
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
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
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
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
偈曰

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已而即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真體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即得舉去俄而香煙倏發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鎔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著縗絰經語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鎔護處已

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鞠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珣禪師令珣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珣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識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百六十五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憲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鑒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

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灑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携乃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鑒益廣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賴之詳此豈真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知而必知

力士共射一堅洛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箭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又有強弱蓋射勢之不同南能可謂那羅延躬而獲賞其喻近之矣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音釋

百六

十六

闕規也切
規規也切
鄴魚怯切
鄴魚怯切
緩古緩切
緩古緩切
澑奉浦切
澑奉浦切
澑陽縣名切
澑陽縣名切
版鬻余六切
鬻鬻余六切
鬻鬻人切
鬻鬻人切
同鑠音鑠切
鑠罪人切
鑠罪人切
刀刀切
刀刀切
灑胡老切切
灑胡老切切
灑與涉切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國所歸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傳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